

周国林 顾志华 主编

# 白话资治通鉴<sup>四</sup>

其所载明君、良臣，切摩治道，议论之精语，德刑之善制，天人相与之际，休咎庶证之原，威福盛衰之本，规模利害之效，良将之方略，循吏之条教，断之以邪正，要之于治忽，辞令渊厚之体，箴谏深切之义，良谓备焉。凡十六代，勒成二百九十四卷，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，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于事，是亦典刑之总会，册牕之渊林矣。

岳 麓 书 社

白 话 资 治 通 鉴

四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卷第一百八十五 | 唐纪一   | ( 1 )  |
| 卷第一百八十六 | 唐纪二   | ( 22 ) |
| 卷第一百八十七 | 唐纪三   | ( 41 ) |
| 卷第一百八十八 | 唐纪四   | ( 61 ) |
| 卷第一百八十九 | 唐纪五   | ( 80 ) |
| 卷第一百九十  | 唐纪六   | (100)  |
| 卷第一百九十一 | 唐纪七   | (121)  |
| 卷第一百九十二 | 唐纪八   | (144)  |
| 卷第一百九十三 | 唐纪九   | (167)  |
| 卷第一百九十四 | 唐纪十   | (189)  |
| 卷第一百九十五 | 唐纪十一  | (211)  |
| 卷第一百九十六 | 唐纪十二  | (234)  |
| 卷第一百九十七 | 唐纪十三  | (255)  |
| 卷第一百九十八 | 唐纪十四  | (275)  |
| 卷第一百九十九 | 唐纪十五  | (296)  |
| 卷第二百    | 唐纪十六  | (318)  |
| 卷第二百一   | 唐纪十七  | (341)  |
| 卷第二百二   | 唐纪十八  | (364)  |
| 卷第二百三   | 唐纪十九  | (387)  |
| 卷第二百四   | 唐纪二十  | (410)  |
| 卷第二百五   | 唐纪二十一 | (432)  |
| 卷第二百六   | 唐纪二十二 | (451)  |
| 卷第二百七   | 唐纪二十三 | (471)  |
| 卷第二百八   | 唐纪二十四 | (497)  |
| 卷第二百九   | 唐纪二十五 | (522)  |
| 卷第二百一十  | 唐纪二十六 | (548)  |





|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卷第二百一十一 | 唐纪二十七 | (575)  |
| 卷第二百一十二 | 唐纪二十八 | (602)  |
| 卷第二百一十三 | 唐纪二十九 | (629)  |
| 卷第二百一十四 | 唐纪三十  | (653)  |
| 卷第二百一十五 | 唐纪三十一 | (675)  |
| 卷第二百一十六 | 唐纪三十二 | (697)  |
| 卷第二百一十七 | 唐纪三十三 | (718)  |
| 卷第二百一十八 | 唐纪三十四 | (738)  |
| 卷第二百一十九 | 唐纪三十五 | (760)  |
| 卷第二百二十  | 唐纪三十六 | (779)  |
| 卷第二百二十一 | 唐纪三十七 | (801)  |
| 卷第二百二十二 | 唐纪三十八 | (822)  |
| 卷第二百二十三 | 唐纪三十九 | (843)  |
| 卷第二百二十四 | 唐纪四十  | (865)  |
| 卷第二百二十五 | 唐纪四十一 | (889)  |
| 卷第二百二十六 | 唐纪四十二 | (913)  |
| 卷第二百二十七 | 唐纪四十三 | (939)  |
| 卷第二百二十八 | 唐纪四十四 | (964)  |
| 卷第二百二十九 | 唐纪四十五 | (988)  |
| 卷第二百三十  | 唐纪四十六 | (1011) |
| 卷第二百三十一 | 唐纪四十七 | (1033) |
| 卷第二百三十二 | 唐纪四十八 | (1056) |
| 卷第二百三十三 | 唐纪四十九 | (1084) |
| 卷第二百三十四 | 唐纪五十  | (1108) |
| 卷第二百三十五 | 唐纪五十一 | (1139) |
| 卷第二百三十六 | 唐纪五十二 | (1165) |
| 卷第二百三十七 | 唐纪五十三 | (1187) |
| 卷第二百三十八 | 唐纪五十四 | (1212) |
| 卷第二百三十九 | 唐纪五十五 | (1239) |
| 卷第二百四十  | 唐纪五十六 | (1264) |

# 白话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五

唐纪一 起戊寅(公元618年)正月,止七月,共七个月。

##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上

武德元年(戊寅,公元618年)

春,正月初一,隋恭帝诏令唐王可以佩剑着履登殿,赞拜皇帝不必呼名,表示优厚礼遇。

唐王已攻下长安,用书信晓谕各郡县。于是,东从商洛,南到巴蜀,郡县长官及盗贼大头目,氐、羌少数民族酋长,都纷纷争着派遣子弟入朝拜见皇帝,请求受降。主管这方面的官吏,每天的回信,要以百封来计算。

王世充已得到东都兵权,就在洛水以北进攻李密,打败了李密的军队,于是在巩县北边驻扎下大军。十五日,王世充命令诸路军队各自建造浮桥,渡过洛水去攻打李密,由于先造好桥的先进兵,因此前后不一致。虎贲郎将王辩攻破了李密军营外栅栏,李密营中的士兵已惊恐骚乱,势将溃败;王世充不知真相,便命令吹响号角收兵;李密因此率领敢于拼死的勇士乘机袭击,王世充军大败,蜂拥争过浮桥逃命而坠河溺死的士兵就有一万多人。结果,王辩战死,王世充仅以身免,洛北诸军也都溃败了。王世充不敢进入东都,向北疾走河阳。当天晚上,刮着迅猛的大风,下着酷寒的骤雨,士兵渡河又沾湿了衣服,在路上被冻死的又是数以万计。王世充独自与数千士兵到达河阳,而亲自绑缚入狱请罪。越王杨侗派遣使者赦免他的罪过,召令他回到东都,并赏赐黄金、布帛、美女来安抚他的情绪。于是,王世充收拾聚合散亡的士兵,共得一万多人,屯扎在含嘉城,不敢再出兵。

白话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五





李密乘胜进兵占据金墉城，将城门、城墙上的矮墙、房舍加以修整，驻军城内。军队的钲鼓声，可以传到东都。不久，李密拥有军队三十万人，在北邙山列下阵势，向南逼近上春门。十九日，金紫光禄大夫段达、民部尚书韦津出兵抗拒李密；段达遥望李密兵多气盛，惊惧而先退回，李密乘势纵兵袭击，于是拒兵溃败，韦津战死。因此，偃师、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、检校河内郡丞柳燮、职方郎柳续等人，各率领所属军队，向李密投降。窦建德、朱粲、孟海公、徐圆朗等人，都派遣使者上表劝说李密登皇位，李密官属裴仁基等也上表请求他名正皇位国号。李密说：“东都尚未平定，不能够议论这件事情。”

二十二日，唐王任命嫡长子李建成成为左元帅，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，率领各路军队十余万人援救东都。

东都缺乏粮食，太府卿元文都等人招募守城不吃公家粮的，给予晋升为散官二品；于是，做买卖的商人，手执象牙朝笏，上朝做官的不计其数。

二月初四，唐王派遣太常卿郑元琬率兵出商洛，攻取南阳，左领军府司马安陆人马元规，攻取安陆郡及荆、襄等地。

李密派遣房彦藻、郑颢等人，向东出发前往黎阳，分路向各州县招安抚慰。用梁郡太守杨汪做上柱国、宋州总管，又交给他亲笔信说：“从前在雍丘，您虽曾奉命追捕过我，但齐桓公能不计管仲射钩之仇反用为国相，晋文公能不怨恨因追杀他而割掉他衣袖的寺人披，我不敢和他们相比，可愿意效法他们。”杨汪见信后，派遣使者来往通报诚意，李密也暗中派人笼络他。房彦藻用书信招抚窦建德，使他来见李密。窦建德回信，辞语谦卑，礼义甚厚，托因罗艺向南侵犯，请求保卫北面的疆域。房彦藻回来，到了卫州，被贼首王德仁拦击所杀。王德仁有徒众数万人，占据林虑山，四面出动抄袭掠夺，成为附近数州的祸患。

三月初四，用齐公李元吉做镇北将军、太原道行军元帅，统领十五郡各军之事，听凭他根据实际情况斟酌处理事务。

隋炀帝到了江都，更加荒淫，在宫中设一百多个房间，为各房间

提供豪华的帷帐等设置,用美女充实居住,每天命一房间美女做主人,来迎接款待他。江都郡丞赵元楷掌管供应酒菜,炀帝与萧后及宠爱的姬妃,依次到每个房间欢宴饮酒,酒杯不离口,随从姬妃一千多人,也都常常喝醉。然而,炀帝眼见天下危机变乱,内心也纷乱不安,退朝以后,就绑幅头巾,穿着短衣,拄着拐杖信步漫游,遍经所有亭台馆阁,不到夜晚不休止,急切观看景色,惟恐没有满足。

炀帝自己懂得占卜术,爱好说吴地方言;常常在夜晚设置酒食,仰观天文,对萧后说:“外面大有人在图谋暗算我,然而我不失做长城公的陈后主,你不失为沈后,将共同欢乐畅饮罢了!”因此,满杯满杯饮酒,喝得烂醉。又曾用镜子自照,回头对萧后说:“好个头颈,该是谁砍掉它!”萧后惊问出言不吉利的缘故,炀帝笑着说:“贵贱苦乐,本是更替交换来承受的,又还感伤什么呢!”

炀帝看到中原已经动乱,没有心思回北方,想在丹阳建都,好确保有江东。于是,命令群臣当廷讨论这个方案,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都认为这个方案好;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力陈述不妥,请求皇帝归还长安,同虞世基愤怒争论而中途离去。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:“江东低下潮湿,土地形势险恶而又狭小,对内供奉万乘车马人等,对外供给三军所需,民众受不了这沉重的负担,也恐怕最终还是导致散乱。”御史弹劾李桐客毁谤朝政。于是,公卿大臣们都迎合炀帝心意说:“江东民众仰望皇帝到来已经很久,陛下能过江来,安抚而亲临这个地方,这是如大禹一样的盛事!”因此,炀帝就下令营建丹阳宫,将要迁都至这个地方。

这时,江都粮食已经用尽。跟从炀帝来的骁勇果敢兵士,大多数是关中人。他们长久客居异地,思念乡里,眼见炀帝没有向西回归之意,多数人图谋叛变归乡。郎将窦贤就率领所管人马向西逃走,炀帝派遣骑兵追杀他们。可是,逃亡的人还是不能制止,炀帝为此担忧。虎贲郎将扶风人司马德戡,平素在炀帝面前很受宠信,炀帝派他率领骁勇果敢的兵士屯扎在东城,德戡与所友好的虎贲郎将元礼、直阁裴虔通谋划说:“现在,骁勇果敢的兵士,人人都想逃亡,我想报告,恐怕先前的事受处罚,不讲的话,到后来的事发生了,也



免不了被灭族，怎么办呢？又听说关内沦陷，李孝常据华阴叛变，皇上囚禁他的二弟，将杀他们，我们的家属都在西边，能没有这种顾虑吗？”二人都感到恐惧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将从哪想出个办法来呢？”德戡说：“骁勇果敢的兵士假若逃亡，不如和他们一起逃走。”二人都说：“好！”因此，互相辗转招引同道，内史舍人元敏、虎牙郎将赵行枢、鹰扬将军孟秉、符玺郎牛方裕、直长许弘仁、薛世良、城门郎唐奉义、医正张恺、勋侍杨士览等，都和他们是同谋，日夜聚结约会，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讨论叛变计划，没有什么所畏惧回避的。有宫人报告萧后说：“外面人人都想造反。”萧后说：“由你报告皇帝。”宫人报告了炀帝，炀帝非常愤怒，认为是不应该讲的，把她杀掉了。后来，宫人又向萧后报告，萧后说：“天下的事一旦到这个地步，不可救药，不用说了，说了只是使皇帝忧虑罢了！”此后再没人向皇帝汇报了。

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平素很有交情，杨士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，赵、杨二人将谋划告诉宇文智及，智及大喜。司马德戡等预期三月十五日结伙向西逃走，宇文智及说：“皇上虽然无道，可威严政令还能推行，你们逃走，正像窦贤自取灭亡罢了。如今上天实要灭亡隋朝，英雄同时兴起，同心结伙叛变的已有数万人，因此举行大事，这是成就帝王的事业！”德戡等都同意这种看法。赵行枢、薛世良请求宇文智及的哥哥右屯卫将军许公宇文文化及做主，商量已定，就告诉宇文文化及。宇文文化及生性驽钝胆怯，听到后，惊得变色流汗，后来表示赞成。

德戡派许弘仁、张恺进入专管日夜巡察的备身府，告诉所认识的人说：“皇帝听说骁勇果敢的军士想要叛变，于是酿制很多毒酒，想借宴享大会，全都毒杀他们，独自与南方人留在此地。”骁勇果敢的军士都害怕，辗转相告这番话，谋划叛变抓得更紧。初十，德戡召来全部骁勇果敢的军吏，将如何行动告诉他们，都说：“我们只听将军的命令！”这天，大风骤起，尘土飞扬，天昏地暗。傍晚，德戡盗取御用马厩的马，暗中磨砺兵刃准备武器。这天晚上，元礼、裴虔通在阁下值班，专门主管殿内事宜；唐奉义主管关闭城门，与虔通相约，

各门都只关上，不下门闩。到了三更，德戡在东城聚集兵力数万人，举火把为信号与城外相呼应。炀帝望见火光，又听到外面喧嚣，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。虔通回答道：“草坊失火，外面的人在共同救火罢了。”这时，宫廷内外已经隔绝，炀帝就认为是这样的了。智及与孟秉在城外聚集一千多人，劫持专管皇宫日夜巡逻的候卫虎贲冯普乐，布置士兵分别守住各街巷。燕王倓发现有变乱迹象，当夜，穿过芳林门侧面的水洞而进入宫内，到玄武门，诡诈地上奏说：“我突然患了中风病，生命危在旦夕，请求能够让我面辞皇帝。”裴虔通等没把他的话传达给皇帝，还把他抓住囚禁起来。十一日，天没亮，司马德戡授给裴虔通士兵，来代替各门的卫士。裴虔通从门口率领数百骑兵到成象殿，守卫的士兵传呼有贼，于是虔通就回头来关闭诸门，只打开东门，驱赶殿内宿卫的士兵，命令他们都出去，他们都投弃兵杖而走开了。右屯卫将军独孤盛对虔通说：“什么人的兵，势态太可异了！”虔通回答说：“事态形势已经是这样的了，和你将军无关的事，请将军慎重不要轻举妄动！”独孤盛大骂道：“老贼，这是什么话！”来不及披上盔甲，同左右十几个卫士与虔通的士兵交战，被乱兵杀死。独孤盛是独孤楷的弟弟。千牛独孤开远率领殿内士兵数百人到玄览门，叩门请求说：“兵仗武器还全在，还能打败贼人。陛下若能出面亲临指挥战斗，人们的情绪自然安定，不然，灾祸今天就要到来了。”始终没有人答应，军士慢慢散亡。叛贼抓住了开远，因看在他的义气上，释放了他。在这之前，炀帝挑选骁勇健壮的官奴数百人，布置在玄武门，称他们为给使，以备非常之用，待遇优厚，甚至将宫人赐给他们。司宫魏氏被皇帝信任，化及等人结交他，让他作为内应。这天，魏氏假传皇帝命令，都听便给使外出，仓促之间，没有一个人留在玄武门。

司马德戡等率领士兵从玄武门入宫，炀帝听到叛变，改变服装逃到西阁。虔通与元礼率士兵敲拍左阁门，魏氏将门打开，于是进入永巷，问：“皇帝在哪？”有位美人出来，指点方位。校尉令狐行达拔出刀来笔直前进，炀帝映着窗户对行达说：“你要杀我吗？”行达回答道：“我不敢，只是要奉陛下返回西京罢了。”因而扶着皇帝下阁



来。虔通，本来是炀帝当晋王时跟从左右的亲信，炀帝看到他说：“你不是我的故旧之人吗？有什么仇恨而造反？”虔通回答说：“我不敢造反，只是将士们思念回归乡里，想要奉陛下归还京师而已。”炀帝说：“我正想回去，只是为了上江米船还没有到，现在我同你们回去好了！”虔通因而布置士兵守住皇帝。

到第二天清早，孟秉派披甲骑兵迎接宇文化及，化及发抖讲不出话来，人们有来谒见的，只是低着头扶着马鞍口称有罪过。化及到达宫城门，德戡迎上谒见，引入朝堂，称作丞相。裴虔通对炀帝说：“百官都在朝堂上，陛下必须亲自出去慰劳。”进奉他随从的马匹，逼炀帝骑上马，炀帝嫌那鞍勒破旧，于是更换了新的，才骑上马。虔通手执马笼头，挟着钢刀出宫门，贼徒们欢喜鼓噪声震动大地。化及大声宣扬说：“用不着把这家伙带出来，赶快带回去把他杀掉。”炀帝问：“虞世基在哪里？”贼党马文举说：“已经砍头了！”于是，带皇帝回到内殿，虔通、德戡等拔出雪亮利刀侍立旁边。皇帝叹气说：“我有什么罪，以至于到这个地步？”文举说：“你背弃宗庙，巡游不停，对外勤于征讨，对内极度奢侈淫逸，使得年轻力壮的人尽在矢刃之下死亡，女幼老弱填于沟壑，四方民众丧失产业，盗贼蜂拥而起，专用巧言谄媚小人，粉饰邪恶，拒绝劝谏，怎么说无罪！”炀帝说：“我实在是对不起百姓，至于你们，荣誉禄位都到顶了，为什么这样待我！今天的事情，是谁为首呢？”德戡说：“普天之下共同怨恨，何止一个人呢！”化及又让封德彝数说炀帝的罪过，炀帝说：“你是个读书人，为什么也这样呢？”德彝面红耳赤地退下。炀帝喜爱的儿子赵王杲，年纪十二岁，站在炀帝的旁边，号啕痛哭不停，虔通杀了他，鲜血溅到皇帝的衣服上。叛贼要杀皇帝，炀帝说：“天子的死自有方法，怎么能够用锋利的刀刃加在他头上！拿毒酒来！”文举等不许，使令孤行达按住炀帝使他坐下来。炀帝自己解下绢巾给行达，行达用绢巾绞杀炀帝。当初，炀帝自己晓得灾难一定会到来，常用罍贮藏毒药带在身旁，对宠幸的姬妃们说：“假若叛贼一到，你们当即先喝，然后我喝。”到了变乱时，四处索取毒药，左右贴身人都逃散了，始终没有能够得到。萧后和宫人撤除漆床板做成小棺材，与赵王杲的灵

柩一同停放在西院流珠堂。

炀帝每次巡游，常让蜀王秀跟随身旁。蜀王秀被囚禁在骁果军营。化及杀了炀帝，想奉立杨秀为皇帝，大家议论纷纷，认为不可，于是杀掉了杨秀以及他的七个儿子。又杀了齐王暕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并燕王倓，隋氏宗室、外戚，无论年少年长的一律处死。只有秦王浩平素与宇文智及有来往，智及设计保全了他。齐王暕平常在炀帝面前失去了宠爱，长期父子互相猜忌，炀帝听到变乱，对萧后说：“能不是阿孩干的好事吗？”化及派人到杨暕家里去杀他，杨暕说是炀帝派的人来收拾他，说：“下诏使者且慢杀我，我没有辜负国家！”叛贼把他拉到街中杀掉了，杨暕始终不知杀他的是谁，父子到死也不互相了解。又杀死内史侍郎虞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蕴、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、秘书监袁充、右翊卫将军宇文协、千牛宇文晶、梁公萧钜等及他们的儿子。萧钜是萧琮的侄儿。

祸乱即将发生，江阳长张惠绍骑马疾驰去告诉裴蕴，裴蕴和惠绍谋划，假传圣旨派遣城郭下的兵收拾宇文化及等人，直打到宫门援救皇帝。商量已定，派人报告虞世基，虞世基怀疑报告反叛的不确实，抑止他们不许行动。不多久，祸乱发作，裴蕴感叹地说：“和虞世基谋划，竟然误了大事！”与虞世基同宗的虞劼对世基的儿子符玺郎虞熙说：“事态形势已经这样了，我将帮助你向南渡江逃难，同他们一起死有什么益处！”虞熙说：“离弃父亲，背叛君王，到哪里去求生存呢？感谢您的关怀，我们从此永别了！”世基的弟弟世南抱着世基号哭，请求代替哥哥受罪，宇文化及不允许。黄门侍郎裴矩知道一定将要发生变乱，虽是佣人也都优厚地对待他们，又建议为骁勇果敢的士兵娶媳妇；到变乱发作，群贼都说：“这不是裴黄门的罪过。”不久，化及到来，裴矩迎拜在马前，因此得免于难。化及以苏威不参与朝政，也赦免了他。苏威很有名声和品位，平常就受重视，前往化及这里做参谋，化及招集众人来见他，并多方加给特殊的礼遇。百官都到朝堂恭贺，只有给事郎许善心独不到。许弘仁骑马直驰去告诉许善心说：“皇帝已经死了，宇文将军掌握国政，满朝文武百官都聚集在朝堂，天道人事自然终有更替，对你有什么关系，而想不通





到这个程度!”许善心很生气,不肯同行。许弘仁只好上马返回,流着眼泪而去。化及派人到善心家里把他抓来,不久又把他放了。善心表现出不高兴不礼貌的神态而去,化及发怒说:“这个人怀恨太深!”又下令把他抓回杀了。其母范氏,年纪已九十二岁,抚着棺柩一声不哭,说:“能够为国家的危难而死,我有真正的儿子了!”因此卧床绝食,十多天后死去。唐王李渊入关,张季珣的弟弟仲琰为上洛县令,率领官吏民众抗拒固守,被部下杀了而降唐。宇文化及作乱,仲琰的弟弟张琮为千牛左右,被化及杀了,兄弟三人都为国家的危难而死,当时的人都感到惭愧。

宇文化及自封为大丞相,总揽各种政务大权。用皇后的命令立秦王浩为皇帝,使他居住在别宫,令他发布诏书赦令罢了,仍派遣士兵将他监守起来。化及任用他的弟弟智及做左仆射,士及做内史令,裴矩做右仆射。

初十,迁秦公李世民为赵公。

二十三日,隋恭帝下诏令,以十郡增加给唐国,仍然用唐王做相国,总理百官政务,唐国设置丞相以下的官员,又加给九锡之礼。唐王对部下僚属说:“这是谄媚阿谀的人所干的罢了。我秉持国家大政,却自加宠幸的九锡之礼,可以吗?假若一定要循着魏、晋的轨迹,他们都是善于多方伪装,欺骗上天,诬罔下民;考察其实情,赶不上春秋五霸,而追求名望,想超过三王,这是我所常常反对和讥笑的,我私下也感到是可耻的事情。”有人说:“历代都是这样做的,怎么可以废弃!”唐王说:“尧、舜、汤、武,各按照时代的需要,取与给采取不同的办法,都是推出他们至诚的心来顺应天理,适合人情,从未听说夏、商末期,一定要效法唐尧、虞舜的禅让。假使少帝有智慧,一定不肯这样做;假若少帝没有智慧,我自尊贵而伪饰逊让,这是我平素内心所不愿做的事。”只改丞相为相国府,这九锡特殊的礼,都归还有关主管部门。

宇文化及派左武卫将军陈稜做江都太守,综合领管留守事宜。二十七日,下令内外戒严,说将要回长安。皇后六宫都依照旧的形式建立御营,营前别立军帐,化及在里面办理事务,仪仗守卫部队,

都打算乘坐车舆，夺取江都人的船只，取道彭城水路西归。因为折冲郎将沈光骁勇，使他率领贴身的部队在禁内守卫。巡逻到显福宫，虎贲郎将麦孟才、虎牙郎钱杰与光商量说：“我们蒙受先帝大恩，如今低头侍奉仇敌，受他的驱使率领，有何面目生活在人世间呢！我一定要杀掉他，虽死也无所遗憾的！”沈光流着眼泪说：“这正是我所期望将军的。”孟才于是纠结合聚与他原有恩惠交情的，率领数千人，约定在早晨将要出发的时候袭击化及。不料泄漏了消息。化及在夜晚与心腹逃出了营外，留人告诉司马德戡等人，命他们出兵讨伐。沈光听到营内喧闹，知道事情已被发觉，就立刻袭击化及军营，结果空无所获，遇到内史侍郎元敏，数说他的罪恶并把他杀了。德戡领兵进入围捕，杀死沈光。沈光部下数百人全部战斗到死，没有一个投降的，孟才也战死。孟才，是麦铁杖的儿子。

武康人沈法兴，世代代是余杭郡著名大姓，宗族共有数千家。法兴做吴兴太守，他听说宇文化及叛逆杀了炀帝，以讨伐化及为名大举起兵，等到了乌程，聚得精兵六万人，于是攻打余杭、毗陵、丹阳，结果都打下来了；占据江南十余郡，自己称作江南道大总管，按照旧的制度设置百官。

陈国公窦抗，是唐王妃子的哥哥，炀帝派他在灵武巡行长城；他听到唐王已安定关中，二十八日，统帅灵武、盐川等郡的军队来投降。

夏，四月，稽胡入侵富平，将军王师仁率兵打败了他们。又有五万人入侵宜春，相国府谘议参军窦轨领兵征讨，在黄钦山交战。稽胡登上地势高处放火，官兵稍微退却；窦轨斩杀部将十四人，选拔中小校官代替，整顿军队再交战。窦轨亲自率领数百骑兵在军队后面跟着，给军队下令说：“听到进军的鼓声，有不向前进攻的，我从后面斩杀他！”于是击鼓进军，将士争先奔赴敌阵攻击，稽胡发箭射杀也不能阻止，结果大败稽胡，虏获男女人等二万口。

世子建成等人来到东都，军队驻扎在芳华苑；东都的守军关闭城门不出战，派遣人去招降，也不答应。李密出兵争战，发生小的战斗，各自领兵退去。城内有许多想作内应的人，赵公李世民说：“我



们才安定关中，根本还未稳固，虽然得到东都，也不能守住。”于是不接受城中的内应建议。初四，率领军队退回来。世民说：“城中守军看到我方退兵，一定前来跟踪追击。”于是，在三王陵设置三支埋伏的军队来等待追兵的到来。段达果然率领一万多人马追击，遇到伏兵被打败。世民追击这大败的军队，直到东都城下，斩杀四千多首级。于是，设置新安、宜阳二郡，派行军总管史万宝、盛彦师率兵镇守宜阳，吕绍宗、任瓌率兵镇守新安而退兵回还。

当初，五原郡通守栢阳人张长逊因中原大乱，将全郡归附突厥，突厥把他作为可汗的子弟，称割利特勒。郝瑗劝说薛举与梁师都及突厥联合兵力来攻取长安，薛举听从这个意见。当时，启民可汗的儿子咄苾，号莫贺咄设，在五原之北树立军旗建起军营防卫，薛举派使者与莫贺咄设商讨入侵，莫贺咄设允许他。唐王派都水监宇文歆贿赂莫贺咄设，并给他陈述利害关系，阻止他出兵，又说服莫贺咄设派张长逊入朝，将五原郡归属中国，莫贺咄设都听从了。初五，武都、宕渠、五原等郡都归降，唐王就用张长逊做五原太守，长逊又假造诏书送给莫贺咄设，表示知道他的计谋。莫贺咄设于是拒绝薛举、梁师都等人的连兵攻取长安的计划，不接纳他们的使者。

二十四日，世子李建成等人回长安。

东都的号令不能出于四门之外，人们没有坚定的意志，朝议郎段世弘等人谋划响应西边李建成来的军队，恰遇李建成率领的军队已经向西返回，于是派人招来李密，约定二十五日的夜晚接纳他们。后来，事情被发觉，越王命令王世充征讨诛杀了他们。李密风闻城中已安定，便率兵退回。

宇文化及拥有兵众十余万人，占有六宫，自己的生活供给一切如同隋炀帝。常常在营帐中南面而坐，有人来报告事情，只打招呼不答复；到人家走出营门，方才取出奏事书状与唐奉义、牛方裕、薛世良、张恺等商量决定。将少主杨浩交给尚书省，命令卫士十多人看守他。派遣令史来索取他的诏书敕令，百官不再朝见参拜。至彭城，水路不通，再夺取民众车辆牛具两千辆，同时装载宫人和珍宝；那戈甲兵器，全都令军士扛着，道路遥远，疲劳得很，军士开始发出

怨言。司马德戡私下对赵行枢说：“你大错特错，误我大事！现在拨乱反正，一定要凭借英明贤才；化及昏庸，身边又围着一群小人，事情一定要失败，像这样怎么办呢？”行枢说：“这件事全在我们罢了，废除他有什么困难呢！”当初，化及已得到政治权柄，赏赐司马德戡温国公爵位，加光禄大夫；是因为他专权统领骁勇果敢的军队，内心畏忌他。此后过不了几天，化及布置诸将分别率领军队，用德戡做礼部尚书，外表对他显示美好的升迁，实质上是剥夺了他的兵权。德戡因此产生愤懑和怨恨，把所获得的赏赐，都用来贿赂智及；智及为他说话，才使他率领后军一万多人跟从着。于是，德戡、行枢与将领李本、尹正卿、宇文导师等人商量，用后军袭击杀掉化及，改立德戡为主；派人告诉孟海公，想结交他成为外援，之所以拖延时间还没有发动，是因为等待孟海公的消息。许弘仁、张恺知道这件事，把它告诉了化及，化及派遣宇文士及假装打猎，来到后军，德戡不知道事已败露，出军营迎接，因而被捕。化及责骂他说：“我和您共同努力安定海内，从万死中活出来。而现在事刚刚成功，正希望共同守住富贵，您又为什么造反呢！”德戡说：“本来杀死昏君，是因为受不了他淫乱暴虐之苦；推立您为主，反而又比他更淫虐；被这事物情景逼迫，实属不得已。”化及把他绞杀，并杀他的支党十余人。孟海公畏惧化及势力强大，率领兵众具备牛肉酒食迎接他。李密盘踞巩、洛来抗拒化及，化及不能向西进发，引领军队向东郡进军，东郡通守王轨开城投降。

二十七日，李密部将井陉人王君廓率领兵众来投降。君廓本是强盗，有徒众数千人，和贼头目韦宝、邓豹会师于虞乡县，唐王和李密都派遣使者去招抚他。宝、豹二人想服从唐王，君廓伪装和他们一样，乘他们不防备，进行袭击，打败了他们，夺取了他们的辎重装备，投奔李密，李密对他不礼貌，再来投降，封做上柱国，借调为河内太守。

萧铣登上了皇帝宝座，设立百官，以梁朝的旧制为准则。给他叔父萧琮上谥号为孝靖皇帝，祖父萧岩为河间忠烈王，父萧璇为文宪王，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都为王。派遣宋王杨道生进击南郡，打





白话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五

下之后，迁都到江陵，修复园陵祖庙。用岑文本为中书侍郎，使他掌管文书，以机密委任他。又使鲁王张绣巡察岭南，隋将张镇周、王仁寿等抗拒他；此后，听说炀帝被杀，都向萧铣投降。钦州刺史宁长真也拿郁林、始安之地归附于萧铣。汉阳太守冯盎将苍梧、高凉、珠崖、番禺之地归附于林士弘。萧铣、林士弘各自派人去招抚交趾郡太守丘和，丘和不听从。萧铣派宁长真率岭南的军队从海上去攻打丘和，丘和将出来迎接，司法书佐高士廉劝丘和说：“宁长真军队人数虽很多，但是孤军远到，不能持久，城中精兵足够用来抵挡他，为什么听到风声就甘愿受别人控制！”丘和听从他的意见，用高士廉做行军司马，率领水陆各军反击，打败了宁长真的军队，只有宁长真一个人逃脱，其余全部被俘。接着有骁勇果敢的士兵从江都来，得到炀帝的死讯，也以全郡归附萧铣。高士廉是高劼的儿子。

始安郡丞李袭志，是李迁哲的孙子。隋朝末年，他散尽家财，招募士卒三千人，来保卫郡城；萧铣、林士弘、曹武彻轮番来进攻，都没攻破。听说炀帝被杀的消息，亲自率领吏民临城防守三天。有人对袭志说：“您是中州贵族，长久驻守边远的始安郡，华人夷民都心悦诚服。当今隋朝皇室无主，海内纷乱，凭您的威望恩德，号令于岭南，像尉佗称王之业，可以轻易得到。”袭志生气地说：“我代代相继忠贞，现在江都虽然倾覆，但国家的标志宗庙社稷还存在，尉佗超越职分自我封王，不足羡慕！”要斩杀游说的人，于是众人不敢说了。坚守二年，外无声援，城被攻陷，为萧铣所俘虏，萧铣任他做工部尚书，检校桂州总管。于是，东自九江，西达三峡，南到交趾，北至汉川，都归萧铣所有，拥有精兵四十余万。

炀帝死讯传到长安，唐王哭得非常悲痛，说：“我北面事奉人主作臣，眼见君主失道而不能补救，岂不悲哀！”

五月，山南抚尉使马元规在冠军县攻打朱粲，结果打败了他。

王德仁已杀房彦藻，李密派徐世勣讨伐他。德仁兵败，初十，和武安通守袁子干一起投降，下诏书任王德仁做邳郡太守。

十六日，隋恭帝禅位给唐，退居代邸。二十二日，唐王在太极殿登皇帝位，派刑部尚书萧造到南郊告祭上天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武

德。罢除郡制,设置州制,将太守改为刺史。推演五行运转属土德,颜色崇尚黄。

隋炀帝的死讯传到东都,二十四日,留守官员敬奉越王杨侗即皇帝位,实行大赦,改年号为皇泰。这时,在朝堂宣布圣旨,当时应鸣钟击鼓,公私都以此日为禪祭的日子。追谥炀帝为明皇帝,庙号世祖;追尊元德太子为成皇帝,庙号世宗。尊母刘良娣为皇太后。用段达做纳言、陈国公,王世充做纳言、郑国公,元文都做内史令、鲁国公,皇甫无逸做兵部尚书、杞国公;又以卢楚为内史令,郭文懿做内史侍郎,赵长文做黄门侍郎,共同掌握朝中政治权柄。当时,人们号称他们是“七贵”。皇泰主眉目清秀如画,为人温和醇厚仁爱,风格庄严。

二十七日,突厥始毕可汗派骨咄禄特勒来访,唐帝在太极殿设宴款待,奏九部乐助兴。当时,中国人进入突厥逃避战乱的人很多,使突厥更强大,东从契丹、室韦,西到吐谷浑、高昌,各国都对它称臣,能控握弓弦的军队一百多万人。唐帝因初起兵时突厥曾资助兵马,前后粮饷赠送,无法计算。突厥依凭有功骄傲,常常派使者到长安,大多暴虐横蛮,皇帝优待容忍他们。

二十八日,下令裴寂、刘文静等修订法令。设置国子、太学、四门等学,招收生员合计三百多人,郡县之学也各自招收生员。

六月初一,任命赵公李李世民做尚书令,黄台公李瑗做刑部侍郎,相国府长史裴寂做右仆射、知政事,司马刘文静做纳言,司隶窦威做内史令,李纲做礼部尚书,参与掌握选举的事务,属官殷开山做吏部侍郎,属官赵慈景做兵部侍郎,韦义节做礼部侍郎,主簿陈叔达、博陵人崔民干并做黄门侍郎,唐俭做内史侍郎,录事参军裴晞做尚书左丞;用隋朝民部尚书萧瑀做内史令,礼部尚书窦璡做户部尚书,蒋公屈突通做兵部尚书,长安令独孤怀恩做工部尚书。李瑗是皇上的侄儿;独孤怀恩是皇上的舅子。

皇上对待裴寂特别优厚,群臣不能和他相比,赏赐服装玩物,无法计算;命令尚书奉御天天用皇帝用的膳食赐给裴寂食用,上朝一定带着与他同坐一起,入阁就请他到卧室内;言语没有不听从的,称

